

# 树冠下的岁月长歌

张文远

我是村口的一棵百年老槐树，虬曲的枝干伸向天际，层层叠叠的枝叶间藏着无数时光的秘密。每当微风拂过，叶片沙沙作响，那是在轻轻诉说百年来，在我树冠下发生的那些关于劳动者的故事。

清朝末年，我旁边是一片热闹的农田。人们天不亮就扛着锄头来到田间，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湿，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光。张老汉总爱坐在我的树荫下休息，用他布满老茧的手摩挲我粗糙的树皮，喘着粗气说：“老伙计，咱们得加把劲，今年的收成可就靠这些庄稼了。”他的声音里带着疲惫，却又充满希望。我深深懂得，每一粒粮食的背后，都是汗水的浇灌。

民国时期，战火纷飞。我的枝干上挂着村里的铜锣，那是用来传递消息的。一群年轻的村民秘密组织起来，为抗日队伍运送物资。有个叫阿强的小伙子，总是趁着夜色，背着沉重的包裹，在我的树干旁停留。他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我的树根处。有一次，敌人突然来袭，阿强为了保护物资，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他倒下时，鲜血染红了我的树根，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疼痛，也更加明白，他们的付出，是为了守护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

新中国成立后，我旁边建起了一所小学。每天清晨，孩子们的读书声在我的枝叶间回荡。李老师是这所学校唯一的老师，他总是最早来最晚走。放学后，他会坐在我的树荫下批改作业，备课到很晚。他的头发渐渐花白，眼睛也不再明亮，但他对教育的热情从未减退。有一天下暴雨，教室漏雨，李老师和几个村民一起，冒着雨爬上屋顶修补。我看着他们在雨中忙碌的身影，被他们对教育的执着深深感动。在他们的努力下，知识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如今，我已是一棵历经沧桑的老树，可我的周围依然充满生机。清晨，环卫工老陈会在我的树荫下休息片刻，喝上一口自带的凉茶；白天，建筑工人小王喜欢躺在我的树荫下听音乐，放松疲惫的身心；夜晚，卖夜宵的刘阿姨在我身旁支起摊位，温暖的灯光吸引着晚归的行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他们都在为了生活努力奋斗，他们的身影，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我的树皮上布满了岁月的裂痕，树枝上也有了许多的枯枝，但每当看到这些勤劳的人，我的心中就充满了力量。我会继续伸展枝叶，为他们遮风挡雨，见证他们用双手创造的美好生活。那些在树冠下发生的故事，就像一首首动人的长歌，永远回荡在岁月的长河中，而劳动者们的精神，也将如同我这百年老树的根系，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雁宝能源)

# 禾下躬耕载星辰

宫超

五月的风裹着青草香掠过车窗，女儿趴在窗框上数着刚翻耕的田垄。北方的土地此刻还泛着新型的光泽，褐色田块像整齐铺开的绒布，尚未抽芽的玉米秸秆星星点点立在地里，倒像是大地别着的暗金色发卡。远处黛色山峦依旧如未干的水墨，只是山脚下不再有层层梯田，而是一马平川的原野，将云影揉进刚播下种子的松软土层。

“五一”小长假的第一缕阳光穿透窗帘时，女儿已经迫不及待地跳下了床。“爸爸，我们要去的地方真的有会说话的小羊吗？”她眼中闪烁着城市孩子对乡村的奇幻想象。妻子正在往背包里塞防晒霜和驱蚊水，我笑着捏了捏女儿的脸蛋：“比会说话的羊更有趣，你会看到种子如何在土地里变魔术。”

车子驶出钢筋水泥的丛林，女儿的脸贴在车窗上，看那些高楼渐渐矮下去，变成平房，又变成望不到边的田野。春末的风虽然还带着凉意，却已经能嗅到泥土解冻后的腥甜气息。妻子指着路边一闪而过的油菜花田，女儿突然惊呼：“妈妈，黄色的海！”

农家乐的招牌是用原木雕刻的，挂着几串晒红的辣椒。老板是个脸膛黝黑的中年人，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泥土色。“带孩子来体验种地？正好赶上播种季。”他弯腰和女儿平视，“小朋友，知道米饭是怎么来的吗？”女儿自信地回答：“超市买的！”我和妻子相视苦笑。

老李头听说我们要体验农活，笑得露出三颗金牙。“城里娃娃的手是拿笔的，哪能干这个。”但还是从口袋里掏出几粒玉米种子，放在女儿掌心。那些淡黄色的颗粒在阳光下像小小的琥珀，女儿小心翼翼地捧着，仿佛捧着什么稀世珍宝。

“看好了啊。”老李头用锄头在田垄上划出浅沟，手腕一抖，种子便均匀地落进土里。他的动作有种奇特的韵律感，像是某种古老的舞蹈。女儿学着他的样子撒种，结果大半都滚到了沟外。老李头也不恼，蹲下来握着她的手：“种子要这样和土地说话……”木犁划开土地的褶皱，新翻的泥土在阳光下泛着油润的光泽。女儿蹲在田埂边，指尖轻轻触碰湿润的土块，惊觉褐色颗粒中竟藏着点点银星。“那是去年稻茬化作的星屑。”老农笑着抓把泥土，“每颗种子都要踩着星辰生长。”妻子递来竹制秧马，木纹里还沁着春日春雨的潮气。水田倒映着女儿绯红的蝴蝶结，



她学着农人的姿势弯腰插秧，嫩绿的秧苗却总在她手里歪斜。泥浆漫过雨靴纹路，惊起细碎气泡，恍若大地在吐露密语。我握着她的小手将根须埋进春泥，忽觉掌心传来细微震颤——是土地在吞吐呼吸，是根系在暗处舒展筋骨。

夜里我们住在客房里，女儿把脸埋进粗布枕头，忽然听见窗外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城里的夜晚总是被汽车鸣笛和空调外机切割成碎片，这里的安静却像一整块墨玉，只有窗纸被春风拂过的沙沙声，和远处不知哪只田鼠跑过柴垛的窸窣。女儿忽然问：“为什么电视里的‘五一’节都在旅游景点？”月光从木格窗渗进来，在地砖上画出菱形的光斑。我摸着她的头发：“因为大家忘了，劳动本身也可以是度假。”

第二天清晨，女儿第一个爬起来去看她的玉米地。露珠挂在秧苗上，像无数微型放大镜。老李头已经在田里忙活，裤腿沾满泥浆。“丫头，来尝尝这个。”他递来刚摘的野草莓，女儿咬了一口，整张脸都皱起来，却又马上舒展成惊喜：“比超市的酸，可是好香啊！”

返程时，女儿怀里抱着老板娘送的腌菜坛子，突然说：“我长大了要当农民。”妻子逗她：“那你的钢琴课怎么办？”女儿认真想了想：“可以教小羊弹《小星星》。”

这个黄金周，我们没去网红景点打卡，没在高速公路排队，却意外收获了最奢侈的东西——让时间在指缝间真实流动的触感。女儿在睡梦中翻身，怀里还抱着那个装腌菜的粗陶罐子。罐底或许沾着几粒我们没注意到的泥土，那里睡着等待苏醒的春天。

原来度假不必是逃离，劳动未必是苦役。当女儿的小手与土地相触的那一刻，某种断裂千年的记忆突然续上了。那些埋在混凝土下的根系，依然在黑暗中寻找着雨水的滋味。

归途掠过华灯初上的城市，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倒映着满天星斗。女儿在后座数着今天的收获：三行玉米、五垄毛豆，还有指甲缝里洗不净的春泥气息。她说要把这些装进漂流瓶，寄给未来那个可能忘记土地滋味的自己。

当城市霓虹开始编织新的经纬，那些深埋土壤的种子正在悄然萌发。我们携带着泥土馈赠的星光返程，恍然懂得陶渊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深意。这个“五一”，我们在弯腰与仰望之间，触摸到了文明最本真的纹路——那些被汗水和欢笑共同浇灌的，永不荒芜的心田。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

# 炭火与炊烟

郝艳霞

北方冬天的风像刀子，一刀刀削着人的脸。可我十二岁那年，却盼着这刀子来得再锋利些——风越硬，父亲就会越早从矿上捎回买炭的钱。

平房檐角的冰溜子垂到三尺长那天，三辆驴车终于拉着“黑金”停在巷口。我和弟弟将枣木杠子穿过竹筐耳，母亲往炭堆里插了根木棍：“记着，要挑这种泛着蓝光的，耐烧。”

第一筐炭落地时，我才懂得何为“大地的年轮”。竹筐在两人之间悬成秋千，十二岁的腕骨与十岁的掌心隔着木棍较劲，像在驯服倔强的马。弟弟的步子打着趔趄，我咬着牙调整重心，却听见母亲在身后喊：“腰挺直！炭吃力，人更要立得住！”

日头从东墙爬到西檐，我们的影子从长梯形压成扁片。弟弟的棉袄领口沁出盐霜，

像撒了把雪粒子。我数着地上的砖缝，每块青砖二十一步，从炭堆到炭仓要迈七十六块半。当夕阳把最后一筐炭染成琥珀色时，弟弟突然指着炭顶笑：“姐，快看！”原来我们用黑手印在墙上画了道歪扭的刻度，竟比院里的日晷还要准。

那夜我躺在炕上，感觉每块骨头都拆开又重新组装过。可当炭火在炉膛里绽开第一朵蓝花，忽然懂了母亲说的“炭吃力，人更要立得住”。原来劳动是让脊梁长出年轮的仪式。

初三那年的深秋，我攥着从语文课本里省下的五毛钱，站在菜市场发愣。白菜帮子堆成小山，土豆裹着湿泥，卖豆腐的老汉敲着梆子走过。忽然瞥见角落半扇冻肉，油亮的脂肪层在暮色中泛着光。回家路上，书包里装着白菜帮、冻豆腐和那块神秘的肉。

锅里的油星子炸开时，我才知道劳动还有另一种含义——掌心被热锅的辣气熏得通红，却要稳稳端着铁勺。当第一片白菜吸饱了汤汁，忽然想起母亲说过：“好烩菜要炖出五味调和，就像过日子。”弟弟掀开锅盖那刻，冻豆腐的气孔吸饱了肉香，白菜帮子变得透亮，连汤汁都裹着琥珀色的光。父亲尝了一口，眼角的皱纹里漾出笑意：“我闺女这勺功，比矿上的采煤机还准。”

如今站在厨房，看着抽油烟机把炊烟吸进管道，总会想起那些抬炭的日子，可我再没尝过比那年更鲜美的烩菜。或许劳动的真味，不在工具的陈旧，而在掌纹里沉淀的岁月，在肩头磨出的茧花，在那些让我们挺直脊梁的重量里。

(作者单位：焦化蒙西公司)

# 父亲的荣耀

韩国华

台煤矿工人去哈尔滨参加城市建设，在为“四化”立功活动中荣立三等功。1990年，父亲还被授予双鸭山矿务局“技术能手标兵”光荣称号。至今，那两张纸页泛黄的证书还被母亲珍藏着。

父亲虽然只有初中文化，却凭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四方台区煤矿的工人技师，每月享受技师津贴。那时还在读书的我，清晰记得当年父亲考试时的情景。对于父亲来说，实操不是难事，主要是理论考试难过。当时同场竞技的工人师傅还有不会写字需要代笔的，初中文化的父亲理论方面还算占优势呢！父亲却不敢大意，关起门来认真备考。我和妹妹还好奇地偷偷扒门缝观察父亲怎样复习呢！父亲把工人技师证带回家，我怀着敬仰的心情看了一遍又一遍，真为父亲感到骄傲。

父爱如山，在父亲的羽翼下，我无忧无虑地长大，父亲一直是我的榜样。让我开心的是，我也曾是父亲的骄傲。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点评。当我绘声绘色讲给家人听时，父亲总

是端着泡着茉莉花茶浓茶的搪瓷缸不说话，每次却都在认真地听，挂在他嘴角的笑意全部落进我的眼中。刚上中学那年，开学季赶上学校平整操场，老师组织同学参加劳动。望着眼前如火如荼的劳动场景，我突发灵感，写了一首打油诗，投到校广播站。负责播音的学生科老师在学校大喇叭里朗读时，还念着我的名字，连声夸赞写得好。没想到，放学回家，父亲讲起此事。原来当时父亲和工友们正在学校附近的工地上干活，听到念我的名字，告诉工友们写诗的就是他的闺女。我能想象得出工友们羡慕的眼神儿，还有父亲满脸喜悦的样子。

1991年，我考上电校走出家门，学校每学期都会把我获得“优秀学生干部”的喜报邮寄到父亲单位。参加工作后，我经常把单位发的福利品攒起来一起拉回家。母亲欢欢喜喜地忙着搬进屋，父亲则淡定地看着我们忙活，可藏在他眼角的笑意依然全部落入我的眼中，看到他们快乐的样子，我的心里比他们还要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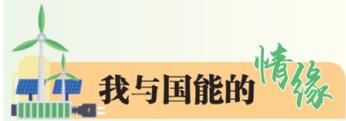
当我把辽宁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市



幅建功标兵”等荣誉证书一次次给母亲展示的时候，父亲依然端着泡着茉莉花茶浓茶的搪瓷缸静静地不说话，掩饰不住的笑意依然直达眼底。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8个年头了。这些年，每次获得荣誉，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告诉父亲，“您的女儿和您一样努力工作，是一名光荣的劳动者。”五月的阳光温暖明媚，五月的风儿轻柔和煦，我相信，父亲一定感受到了这真挚又美好的节日祝福。

(作者单位：辽宁沈西厂)



# 能源追风人

马智

叶片切割了云层  
我看见那些游走在百米高空的人  
在钢铁的骨骼上写下  
脉动的诗行

风儿掠过了耳际  
我看见那些奔波在漫山荒芜的人  
于日星辰间唱响

奋斗的乐章  
安全帽托起朝阳的重量  
扳手旋紧时光的分量

他们把身影站成旋转的支柱  
让万家灯火在掌纹里生长  
检修梯通向云端的方向  
螺丝刀剖开风雨的屏障

每颗螺丝都刻着担当的纹路  
在齿轮咬合处绽放倔强的光芒  
当暮色漫过风车的肩膀

他们用油污的手套  
擦亮最后一颗螺栓的反光  
让绿色能源流向城市

这是与风共舞的人生啊  
铁架上的每道弧光  
都是献给大地的勋章

他们以风为笔，以汗为墨  
在能源的长卷上  
把青春种成森林

让每一次叶轮的转动  
都成为时代最铿锵的鼓掌

(作者单位：龙源电力)

# 绰斯甲河畔的水电之光

陈会进

在绰斯甲流域的山河之间  
一场与自然的对话激战正酣  
建设者们的身影如坚毅的雕塑

屹立在岁月的洪流  
巍峨大坝是大地挺起的脊梁  
建设者们以钢铁般的意志

将巨石垒砌  
让梦想扎根土壤  
烈日下汗水湿透衣衫

却浇不灭心中那团热火  
寒风中双手冻得通红  
却从未放下手中的工具

他们是大坝的建造者  
也是山川的改造者  
用一砖一瓦筑起未来的希望

引水隧洞如大地隐秘的脉络  
蜿蜒在黑暗的深处  
建设者们手持风钻

似无畏的勇士向地层宣战  
面对滴水、岩爆、高温  
他们从未退缩

智慧与勇气是他们的利剑  
面对漫长的掘进  
他们目光坚定

信念与责任是他们的盾牌  
他们在黑暗中摸索  
让光明和希望顺着隧道流向远方

厂房是力量诞生的心脏  
建设者们精心雕琢每一个部件  
机械的轰鸣奏响未来的乐章

他们爬上机架校准每一颗螺丝  
确保机组运转精确无误  
他们穿梭在管道之间

检查每一处连接  
守护着能源转换的通道  
这里是他们的战场

每一滴汗水都凝聚成前进的动力  
每一分努力都推动着时代的车轮  
在绰斯甲水电站建设的每一寸土地上

都印刻着建设者的足迹  
他们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将思念藏在心底

把青春和热血洒在这片热土  
他们用双手创造奇迹  
用汗水浇灌希望

让绰斯甲的水电之光  
照亮未来的每一个角落  
送出工程穿梭在高原天路上

建设者们攀援在高耸的铁塔上  
架起银线让电能自由翱翔  
这一条条蜿蜒盘旋的银色巨龙

是他们献给未来的礼物  
将绰斯甲的电能传向四方

(作者单位：四川阿水公司)

